

除夕保留菜品

刘齐

除夕餐桌上,我家有一道保留菜品,几十年不变。幼时以为是独门佳肴,结婚后到岳母家一看,怎么你们也兴这个?再大一点儿各处游走,发现我认识的东北人,几乎家家过年都好这一口儿,备份最多,随吃随添,随添随光,其受欢迎程度,令友邻菜肴很没面子。这么说不仗义,别的过年菜其实很大度,请其居于正中,而且是最大的碗盘。

只要刀工好,这道菜制作起来非常方便。白菜为主,切细丝。胡萝卜为辅,也切细丝,越细越长越好,前道工序需斜茬切片,椭圆形的薄片。西人一般不这么切,他们横切,切圆片,不很薄,有时厚若棋子。西人用另一路刀,不擅切丝。

白菜丝、胡萝卜丝之外,还有粉丝,三丝合作,加上蒜末、海米、辣椒油、酱油、糖、醋——最好是腊八蒜醋,拌匀了,开席。四面八方的筷子频频来访,口中噙噙作响,生鲜脆嫩,开胃解酒解油腻。

东北寒季长,旧时无暖棚鲜蔬,仅以白菜、萝卜、酸菜等下饭。东北人偏又喜食凉菜,天越冷越吃,于是就就地取材,造出这廉价妙物,日久渐成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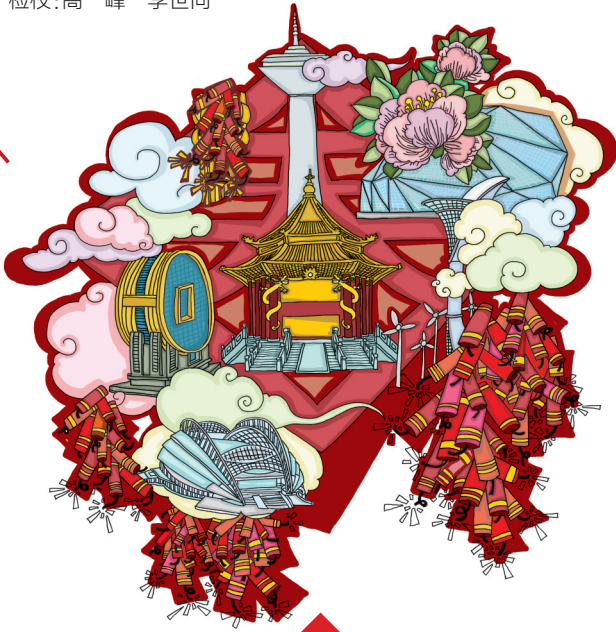
若想锦上添花,还可邀蛋卷丝、肉丝(用酱油炒熟)、腐竹丝、木耳、香菜等食材加盟。肉丝此刻叫肉帽儿,置顶,白菜丝垫底,其他丝层层码齐,让你先饱眼福,再饱口福。红橙黄绿黑白,咸甜酸辣香爽,任是再挑剔的舌头,主要是东北舌头,怕也兴奋不已,活跃异常。

因厄年月,此菜更有雪中送炭之恩。缺东少西不怕,有啥有啥,桌面再寒素,也有它慰藉人心。在乡下时,冬夜兴起,燃烛饮酒,散酒,地瓜烧,村供销社购得,有煤油味,疑似被农机气体串味儿。无佐酒物,弄来一棵大白菜,掰了帮儿,捋顺切好,撒一把盐,于洗脸盆中一拌,哥儿几个就能“造”一顿。那盐,灰色大粒粗盐,尚未融化,硌牙,不碍事,有可爱的白菜丝相伴,就有了甜美和念想。

这道东北菜朴实灵活,增删随意,丰俭自如。菜名也本色,不“装”,就叫“拌凉菜”,也叫“凉拌菜”,直来直去,厚重少文。看似笼统,却早已约定俗成,一经提起,八成指的是它,而不是黄瓜菜、蘸酱菜、东北拉皮。我曾替它,也替发明它的先人惋惜,如此精彩的菜品,何不起个漂亮名字?辽宁本溪发现一个地下喀斯特

溶洞,风景绝佳,名字却跟“拌凉菜”一样直白。人家贵州溶洞叫“龙宫”,叫“织金洞”,咱这个却叫“水洞”,很容易让人往涵洞、下水道方面联想。好在大家并不介意,一点儿不耽误欣赏。名逊于实虽遗憾,总比名不副实有操守,还藏着让你惊喜的暗劲儿。叫惯了,只觉其亲,不觉其土。

现在饭店也有这道菜了,大大方方印在菜谱上。名称略有改变,叫“家常凉菜”或“东北凉菜”。一次请加拿大朋友吃饭,他们大赞其美,却叫不顺口,索性喊它“东北色拉”。然后咔嚓拍照,用微信传给地球另一侧。



插画 胡文光

北大荒讲究猫冬。过年的那几天休息,更是要猫冬了。任凭外面大雪纷飞,零下三四十度,屋里却是温暖如春。一铺炕烧得烫屁股,一炉松木样子燃起熊熊的火苗,先要把过年的气氛燃得火热。即使是再穷的日子,一年难得见到荤腥儿,队上也要在年前杀两头猪,炖上一锅杀猪菜,作为全队的年夜饭。同时,还要剩上一堆肉馅儿,怎么也得让大家在年三十的夜里吃上一顿纯肉馅儿的饺子。应该说,这是我们在北大荒一年里最热闹、最开心的日子。

当然,北大荒的大年夜里,饺子并不是绝对的主角,杀猪菜也不是,它们二位和酒联袂,才是过年的仁主角,是这一夜亮相的刘关张。这时候的酒,必备两样,一是北大荒军川农场出的60度烧酒,二是哈尔滨冰啤,一瓶瓶昂首挺立,各站一排,对峙着立在窗台上,在马灯下威风凛凛地闪着摇曳不定的幽光。那真算得上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寒冰,滚烫的烧酒和透心凉的冰啤交叉作业,在肚子里左右开弓、翻江倒海,是以后日子里再没有过的体验。得特意说上一说冰啤,

迎新团圆

张泽宇

瑞雪遍野 漫天飞舞
包容着广袤的大地
绽放的梅花
唤醒这漫长寒冬的酣眠
北方的河流还冰冻着
南国的柳芽儿已泛黄

过去的艰辛
渐行渐远
新的春天
飒爽走来
度鼠留下了太多记忆
金牛带来了崭新开端
春风拂面吹来
带着久违的温暖

孩子们唱了
寂寥的日子欢乐起来
年轻人含泪的双眼
延伸着每一个精彩进行的瞬间
不论身在何方
家人会温馨地守望
辞旧迎新
迎新辞旧
为国为家为你为他为我举杯
家家户户团团圆圆

我临帖、读帖多年,董其昌、祝允明、文徵明、鲜于枢、宋徽宗、赵孟頫的帖子是隔日读,苏轼的帖子则日日读。虽习苏轼书法多年,但一路坎坷,不得要领,今见真迹,真是感恩此展。

这次盛宴,令我流连忘返,一饱精神,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各领风骚,一跃千年。他们的文采与情怀只能待日消化。

人人爱故园,我亦爱家乡朝阳,每每遇到和故乡相关的信息,总是多多留意。这次观展,当走到苏辙的展品前时,眼前一亮。作为朝廷使官的苏辙曾到北方。他一路北上,一路感慨,一路抒发,写下《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中几首写到了我的家乡——今日的朝阳。

其中一首《惠州》:“孤城千室闭重闩,苍莽平川绝四邻。汉使尘来空极目,沙场雪重欲无春。羞归应有李都尉,念旧可怜徐舍人。会逐单于渭桥下,欢呼拜拜属车尘。”惠州,为辽代所建,依史料记载及考古发现,今朝阳建平县北部八家子乡所在地为辽代惠州城址。读此诗,可以想见古代惠州空旷、寒冷的生活场景。

另一首《奚君》:“奚君五亩宅,封户一成田。故垒开郡邑,遗民杂汉编。不知臣仆贱,漫喜生权。燕俗嗟犹在,婚姻未许连。”古有奚族,是从鲜卑族分离出来的游牧部落,后来形成六部,称“六百家奚”,生活在今老哈河一带,唐后期,今朝阳一带,为奚所踞,后辽太祖平奚。这首诗对了解奚族当时的生活习俗很有价值,通俗易懂。

还有《神水信寄子瞻兄四绝》:“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

大年夜的冻酸梨

肖复兴

是结了冰碴甚至是冻成冰坨的啤酒,喝一口,那真是透心的凉。照当地老乡的话说,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喝得痛快,如今让冰啤落下胃病的不在少数。

大年夜里,大家汇聚在我们队的大食堂里。大食堂也是我们队的会堂,所有的会议,都在这里举办。和其他时候不同,大年夜的聚会最为热闹,烟火气浓,人声鼎沸。那时候,没有红灯笼可挂,但食堂外有冰灯闪烁,虽制作得简易,歪七扭八,却应和着食堂里的欢声笑语,烘托着我们过年别样的气氛。

痛饮之后,这一夜,醉酒的人不在少数。即使没有喝醉,嗓子眼儿也让酒烧得直冒火。这时候,解酒,或者解渴,以浇灭嗓子眼儿冒的火的最佳东西,不是老醋,不是热茶,而是冻酸梨。这玩意儿,北大荒独有。以前,老北京也曾经一度有过冻酸梨卖,但不是一个品种,远不如北大荒的冻酸梨个头儿硕大,汁水饱满,更主要的是酸度十足,一口咬下去,在平常的日子里,会让你回味无穷,在大年夜这种醉酒的时刻,就更是一下子钻进胃里,然后一箭穿心,将酒击溃,让你即便不是瞬间酒醒,起码让你打一个激灵,清醒几分,嗓子眼儿冒出的火熄灭大半。

关键是什么时候,得有冻酸梨呀!冻酸梨成为此刻的救兵、众人的渴望,是比饺子、杀猪菜和酒都要重要的主角了。

就在这时候,秋子从厨房里端出一大盆泡在凉水里的冻酸梨。怎么就这么恰当其时呢?急急风的锣鼓点儿一响,主角就应声出场,赢得了一个挑帘好!

秋子是我们队上的司务长,他是北京的,我的中学同学。不是他料事如神,而是秃顶上的虱子明摆

着,大年夜里,大伙儿肯定得喝高。年三十这一天一清早,秋子便开着一辆“铁牛”到县城,想去为大家买冻酸梨,顺便为大家再采购点儿过年的其他吃食。县城离我们队一百来里地,“铁牛”是一辆三轮的柴油车,突突突地冒烟,跑得却不快,这一来一去,得跑上小一天。所以,秋子一大早就出发,谁知道起个大早还是赶了个晚集,跑遍了县城大小所有的商店,柜台上已是空空如也,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了,连平常卖不出去的水果罐头都没有了。好不容易,秋子看见一家商店的角落堆着半麻袋黑黢黢的家伙,就近一摸,是冻酸梨,尽管不少都冻烂了,是别人不买的剩货,但秋子还是都包了圆儿,把这半麻袋冻酸梨都买了回来。一百来里地赶回我们二队,才解了大年夜大家的燃眉之急。

那种只有在北大荒才能见到的冻酸梨,硬邦邦、圆鼓鼓、黑乎乎的,说好听点儿,像手雷,像铅球;说难听点儿,跟煤球儿一样。放进凉水里拔出一身冰碴后,才能吃,吃得能酸倒牙。但那玩意儿真的很解酒,和酒是冤家,是绝配。那一年的大年夜里,我们都是靠它解酒、润嗓子、开胃口。

冻酸梨吃得一个不剩,大家缓过了气,开始唱歌。开始,是一个人唱,接着是大家合唱,震天动地,回荡在大年夜的夜空中,一首接一首,全是老歌。唱到最后,有人哭了。谁都知道,都想家了。此刻,爸爸妈妈都孤零零地在遥远的北京过年呢。

队上,有狗吠声,歌声惊动了它们。

队口和食堂外的冰灯,寂寞地亮着。

逢见胡人问大苏

李学英

难。莫倚扁貂歇朔雪,更催灵火煮铅丹。”

“夜两从来相对眠,兹行万里隔隔天。试依北斗看南斗,始觉吴山在目前。”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貉,恐妨谈笑卧江湖。”

“虜廷一竟向中原,言语绸缪礼亦虔。顾我何功惭陆贾,囊装聊复助归田。”

此诗写出北使之艰,思乡之切。哥哥苏轼是苏辙的骄傲,子瞻是苏轼的字,苏辙的名声不仅响彻中原,就是在辽西胡地,大家也知苏东坡,逢见胡人问大苏,大苏就是苏轼。

辽博关于苏辙的展示中,有一段《黄州快哉亭记》“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沔、湘,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

因何快哉?地理位置使然,如何气势,六百多的文字尽述,文字开阖,起伏跌宕,文采斐然。

“人生在世,不出一番好议论,不留一番好事业,终日饱食暖衣,无所用心,何自别于禽兽。”苏辙的内心里是昂扬的,出行一趟,写下28首诗词,留下每日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念,虽然山高路远,但他毕竟来过我的家乡,留下了跨越近千载的文字。

山川大美、古籍大美、展览大美,让我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南北通融,直达美好。

这个日子

(组诗)

吴东升

回家的路

此时,我放弃车辆
放弃行囊,放弃日夜兼程的疲惫
行走在厚厚的积雪覆盖的路上

被雪围困的村庄,爹娘正在
轻声地呼唤,他们在等我吃年夜饭
我背起孩子,走向朝思暮想的地方

我看见爹娘的身影了
回家的路,被他们铲去积雪
从家门口一直伸向我

他们在向我招手
蹒跚的脚步向我走来
这条路啊,仿佛被泪水融化

我与雪花肩并肩

飞舞在辽西天空的精灵
把我经年累月的思念
匍匐在这里的丘陵地带

一路上,我并不孤单
跋涉的步履,在岁月里
时而艰难,时而轻松
与雪花为伍,我阔步向前

我和雪花一起飘向童年
飘向我生养我的小山沟
漫山遍野的油松林
掩藏着小伙伴们嬉戏的足迹

故乡上空总有飞翔的翅膀
是我的,也是雪花的
在这银色的世界里
我不再孤单

回家

烟尘弥漫,雪铺满辽西大地
150公里的路,由东向西
迎着风,迎着鞭炮,迎着笑脸

村庄在喜庆的日子
散发出温馨的暖意
一排排树木,一排排车辆
和一排排房舍,闪烁着独有的光彩

回家了,握手言欢
在夜的灯盏里,把祝福点亮
岁月回不到从前,今夜新人欢度
老屋里的佳话,让夜没有睡意

村庄老去,树木老去,人老去
但回家的路永远年轻
这条路我会一直走到走不动时

这个日子

我的弟弟仰起头,目光如炬
在他看来,这个日子值得欢呼

院子被他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不停地忙碌着,儿子大了,娶亲了

他的致辞声音洪亮
他要让喜气传遍整个村庄

这个日子,弟弟感到温暖
院子里的大梨树都焕发出春意

乡愁

刘策

在关外的都市里跌跌撞撞
撞漂泊了大半生,对故乡的眷恋,
却历久弥深。每逢佳节,我的心
都会不由自主地飞回故乡山野,
想起那里的花红柳绿,虫鸟争鸣。

此刻,关外还天寒地冻,风刀割面,
家乡却已麦苗青青、花枝摇曳。
想起海滩上,那摆动着绒绒肥臀争食
小鱼幼虾的天鹅,更增思念之情。
在家乡,每到酷暑盛夏,眺望海上的
粼粼浅浪,沐浴着煦煦海风,不免心生
惬意;至于瓜果飘香的金秋,那番美景
则更令人心醉……

尤其难忘老家故居门前的海湾,
尽管方圆不足百里,却依偎着林木
茂密的青山,狂风来袭,它有欢腾跳
跃的浪花拍岸;风停之后,又静如处子,
波光闪烁;潮水退去,妇女们提篮持
铲,相约赶海,不消三五个时辰,便会
收获满满。

对于生我养我的故土,一草一木,
早永存于内心。然而几年前,当我
在外漂泊多年后第一次重返家乡时,
却未免吃惊,故乡早已变了模样。

昔日砂石凹凸的土路换成了光溜
溜的水泥路,就连纵横交错的田间小
路也是水泥铺就。“三春”“三夏”
“三秋”,一律由机械代替,再不需“足
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原来的茅
屋土厕如今变成了明亮干净的雅居
和水冲卫生间,而且还有24小时热
水供应、光纤连接。

晚饭后,妇女们齐聚灯火通明的文
化广场唱歌跳舞。我问一位进城不久
就返乡的大姐如何看待城乡差别,她
笑着说,早先做梦都想进城,这会儿
只想在家养老。你看,咱乡下粮、菜
自产,走路鞋不沾土,出门也有公共
汽车,哪一点比不上城里啊!还有,
村里的老哥、老姐们,熟得像一家
人,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活得
多舒坦!

最让我感叹不已的是,乡亲们至今
还保持着淳朴的民风。

由于水土特异,村里大多数人家
房前屋后栽有花果树。虽说树有所
属,但每逢熟,大家都可顺手摘取食
用,主人绝无吝啬。

闲谈间,邻居大婶扯扯我的衣袖,
指着不远处的农田说:“看看,又有
人来抓地瓜、花生生了。”

我说:喊一下就走了。大婶说:“谁
吃不是吃!估计是从外省迁来的,没
有菜地。孩子馋了就弄一点儿。”说
着,她扬手招呼地里的人:“别急,
好好地扒,别弄得满地断瓜落果就
行。”

村里还保有老传统,热情好客,
路不拾遗。

麦收季节,家家把脱粒的小麦连同
运麦的车辆、农具,昼夜放置在门口
、路边,无人看管。问村里人何以这
么随便,对曰:年年都是这样。

去年,由于疫情原因,尽管思乡心
切,我却终未能回乡。

今年就过年,也不能回乡了。不过,
家乡已在心中,无论身在何处,依然
温暖。

正如心中所唱:我的心充满惆怅,
不为那皎洁的月亮,只为可爱的故
乡,时刻牵动着我的心房。



插画 胡文光